

■雪泥鸿爪

## 包书皮

马斗全



当年,我还在家乡务农时,一次在家里不知因何话题,谈到大哥和二哥各有特长。已经上小学的女儿问我会干什么,那时我虽已快30岁了,也只是在生产队干些力气活,不但犁耩耙耨从不沾边,也不像两个哥哥那样会弹拉或演唱。还真想不到自己有什么技能,就回答说:“包书皮。”女儿笑了,意思是爸爸没什么特长。我说:“不是吗?你的课本,还有你哥哥姐姐们的,书皮不都是我包的吗?谁有我包得好?”女儿没话说了,不得不承认我包书皮既好又快。

我包书皮,不知是跟谁学的,还是自己琢磨而得。先把书放在纸的左半边,纸大的话就放于一角,周围留够边宽,再把右边的纸折过来,用手在书边按住一捋,随即把多余部分剪去,三下五除二就包好了。不但整齐,而且书脊上下多余的纸是折叠于里面的,美观而耐磨。所以侄儿侄女的课本,都拿来让我包书皮。

我之所以能熟练地包书皮,是因为当时在农村书是稀罕物,除了孩子们的课本,大人是很少有书的。我家原有的一些线装书,被烧掉了。后来侥幸而得的几本书,便甚为珍贵。心爱之物,为免弄脏或磨损,就都包了书皮。

包书皮的习惯,一直没有改。上大学时,我所有的书都包了书皮。一次买了一本书,还没找到合适的包书皮纸,一位女同学借去读了,还回时替我包了书皮,可能是怕弄脏了新书。我很高兴,高兴她

也有包书皮的习惯。

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,书慢慢多起来。书虽已非稀罕物,然积习难改,我仍然每本书都要包书皮。后来书越来越多,除精装书不需包外,平装书都要包。其中最难忘的是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《中文大辞典》,因为我当时正在搜集整理《傅山全书》,亟须这样一套编撰精良的工具书。可惜几乎跑遍省城所有书店,总买不到。正绝望时,曾经的同事杨山虎兄帮我从天津买到了。按说是精装本,并不需包书皮,但我还是想包,不包总觉得对不住这套来之不易的书。于是就找纸。因为那是最大开本,40大册。没有合适的纸,就用书店捆书的牛皮纸。一处数量不够,就又从各处再找。40大册全部包好后,摆一大排,甚是壮观。美中不足的是,包书皮的牛皮纸,纸质不一样,颜色也不一样,有深有浅。还曾后悔没有去买一些好纸来包。

让人深感遗憾的是,退休后辗转住在外地,我的许多书,不能带来带去。最让人心疼的,当然是那套《中文大辞典》。几十年后,书皮颜色已渐渐归于大体一致了,可惜近十几年来竟一次也没再用过。

如今,已较少买书了,当然也很少甚至不需再包书皮了。不再包书皮了,并没有一点儿“放下了”的轻松之感,而是明白,自己分明已老了。读书的嗜好,已经大不如前了。想想心里真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。

图片来源:百度网

有朋友提议到蒙山看看,众人欣然前往。一进山门,心中便生出了舒畅。此处天高云淡,可以尽己目光,一览山脉。

坐游览车上山,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,顿觉神清气爽。沿着大路小径随意行走,只见窑洞式的建筑站在旧时光里,低着眉敛着眼,对着许愿树的连理塔一身斑驳,双目风尘。开化寺的小圆门通着农家乐餐馆,餐馆墙壁上挂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照片,轻轻弹着怀旧的弦,不知拨动了哪位游客的心?

山泉顺涧而下,形成大小不一的瀑布。溪流绕在山间,温柔地托着薄薄的落叶,有风凉凉吹过,听到一树掌声,满地回音。叶落花飞,只有大地最了解树叶生命最后的样子,由绿而黄,枯萎之前仍要尽情吸吮天光地色,它们用成熟的美丽,来爱抚人们的眼睛。那飘落的枫叶,素红得真像是秋天的一场梦,热烈、真切而又沧桑老到,它似乎承载着人世的悲欢离合,却又让人觅不到一丝

■太原印象

## 蒙山游

赵 静

痕迹。我捡起几枚枫叶,与友人分享年少时用它做书签的故事。至今,我仍珍藏着枫叶带给我的小小喜悦和满足,这是对心灵的奖赏。

跟着大树的影子,踩着落叶,听着山间悠然回荡的佛乐,便到了蒙山大佛脚下。大约高200尺的摩崖石刻大佛耸入云天,慈悲地俯视着众生。它与山川朝暮相对,吸纳天地精华,荟萃日月灵气,有着无法言传的风韵气度。

来到这里,只需依着自然的召唤,就能听见季节从心头流过的声音。

下山途中,我与友人不舍回望,并相约再来拜会。



如意吉祥(水墨画) 牛力 绘



## 旅行者

程 泽

这已经是现在没空做的事了。整个下午,我都坐在城市公交车里,没想好也不必非去到什么地方,任凭城市公交替我做主。我并非无聊或者不快乐,相反,我将其视作一种认真的消遣。

各路公交线,如毛细血管般抵达城市的角落杳见。我沾着这样的光,感觉自己在城市里移动穿行,又感觉是城市在我的眼前流转更新。

出趟远门,我站在月台上一动不动,有列车或来或去,我在静止的时候,也享受着移动的感觉。当我随列车前

进,速度,仿佛让空气形成了一条隐形的隧道,我没有动,静静地坐在窗前,可在大地上飞驰的感觉依然让我欣喜。我在远山横云面前一晃而过,远山横云也在我的面前一晃而过。

风从我的面前走过,流水从我的面前走过,也像我走在风里或者流水里。当我把手伸进风,或者把脚蹬进水,我原地不动,却可以享受擦肩而过的感觉,相遇和离别同时发生的感受。

从清晨到黄昏,是时间走了一天,也是我走了一天。即便我哪里也没有去。面对流淌或者飞驰,到来或者离去,都会让人产生自己正在移动的感觉,这让我对原地打转一成不变的日常欣慰起来:无时不在变化的周遭世界,已经将我变成一个马不停蹄的旅行者。

网上查找资料,打开了安徽省祁门县人民政府官网,“名人轶事”栏的一网页中,介绍了“扬州二马”的生平事迹。遗憾的是,标题和正文中的“马曰王官”都写错了(下图),正确人名是“马曰琯”。“扬州二马”即马曰琯、马曰璐兄弟。

据史料记载,马曰琯(1688—1755),字秋玉,号嶰谷。其弟马曰璐(生卒年份不详),字佩兮,号南斋。“二马”祖籍安徽祁门,自幼侨居扬州,清代著名盐商、藏书家、文学家。爱好藏书,在扬州筑小玲珑山馆藏书多达10余万卷;工



“扬州二马”马曰王官 马曰璐

## ■咬文嚼字 “马曰王官”之错

郭俊香 文/图

点:曰琯、曰璐既在同一位置有同一字“曰”,“琯”“璐”有同偏旁“王”(斜玉旁)。从“王”的字多与珍贵的玉石有关。马曰琯的“琯”是古代的一种玉制管乐器,像笛,六孔。玉有超凡脱俗之美,用在人名中寄托着纯洁、高贵和美好之寓意,马曰璐的“璐”是一种形体较大的美玉。

古人取字讲究与名关联。古人的名字不仅有名,还要有字。名是孩子出生三个月后父母给起的本名和原名;而字是在本名以外所起的表示德行或本名意义的别名,多为外部使用,又称表字。古代男子在20岁举行冠礼(成年礼)后,才会取字。

一般来说,古人的名和字之间有

于诗词,除各有所撰外,共同撰有《丛书楼书目》;爱考校典籍,家中专设刻印坊,不惜费资刻印书籍。兄弟二人捐资开扬州沟渠,筑渔亭孔道,设义渡,造救生船,造福百姓,慷慨好义的名声远为传播,人称“扬州二马”。

古人兄弟起名讲究有序。古人常以“雁行”喻兄弟。“兄之齿雁行”(《礼记·玉制》)即兄弟出行如大雁一样排列有序,弟在兄后。古人兄弟之间起名有多种关联规则,以显示同辈同行之义,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:其一,单名者,兄弟名皆有相同的偏旁部首或结构形式。其二,双名者,兄弟名皆在相同位置有一字相同。

“扬州二马”的名皆具以上两个特

意义上的联系。或为同义互训,即名与字在意义上相互补充或解释。如诸葛亮字孔明,“亮”与“明”都有明亮之义。或为反义互训,如刘过,字改之,“改”了就不为“过错”。或借用经典词语上下文连训,如于谦字廷益,出自《尚书》“谦受益”,名和字在一句话中,谦是前提条件,益是谦的后果。

细品“扬州二马”的名与字:哥哥马曰琯,字秋玉;弟弟马曰璐,字佩兮。二人的名与字都与玉有关,是同义互训,以表其德。“佩”是古代系在衣带上的玉饰,即“二马”的字相连所指的玉佩。古人认为玉有五德,即仁、义、智、勇、洁。由此可见,父母为“二马”起名和字时,期望他们能成为如玉般温润、缜密、忠义、德高的谦谦君子,二人也终不负所望。

“马曰王官”之错,可能是合体字分离致误。错的是马曰琯的名字,缺失的却是中华玉文化和姓名文化。